屈賦微

屈賦微卷下

九章

王逸曰原放於江南復作九章

惜誦以致愍音敏兮王逸曰愍病也其祀案說文惜痛也惜誦猶痛陳也詩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訩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朱子曰所者誓詞指蒼天以為正平聲令五帝以折中兮王逸曰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為太皞南方為炎帝西方為少昊北方為顓頊中央為黃帝戒六神與嚮服古音逼王逸曰六神謂六宗之神嚮對也朱子曰服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古音怡洪興祖曰肬瘤腫也莊子云附贅懸肬忘儇音喧媚以背眾兮王逸曰儇佞也朱子曰吾忘儇媚之態以與眾違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上聲故相

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朱子曰惟思念也又衆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王逸曰豫猶豫也羌不可保也其昶案自言徑情直行宜其不保疾親君而無他兮王夫之曰疾亟也有招禍之道聲上也王夫之曰此追述未放以前之情事故自白其忠貞之易知以冀君之違衆以鑒己故明知爲招禍之道而不恤也其昶案以上惜誦之始猶冀君知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予之所志俞樾曰禮鄭注志猶知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古音異王逸曰咍笑也紛逢尤以離謗兮洪興祖曰離遭也謇不可釋古音爍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古音博也心鬱邑余

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陳第曰情或是愫字與路韻〕固煩言不可

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

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王逸曰申重也〕中悶瞀〔音茂〕之忳忳

〔王夫之曰此述諫而不聽又思再諫時之情其昶案以上因惜誦而遇罰〕昔余夢登天兮魂

中道而無杭〔洪興祖曰杭與航同〕吾使厲神占之兮〔王夫之曰厲神大神之巫〕

曰有志極而無旁〔王逸曰旁輔也但有勞極心志終無輔佐〕終危獨以離異

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上聲〕故眾口其鑠〔書藥反〕金兮〔洪興祖曰〕

〔顏師古云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初若是而逢殆〔古音以吳汝綸曰初若是〕

〔而逢殆謂懷王時疏絀也史記離騷作於懷王時而離騷序謂九章頃襄時遷江南所作〕懲熱羹而

吹韲〔音齎〕兮〔王逸曰人有歠羹而中熱心中懲忿見韲則恐而吹之言易改移也洪興祖曰鄭康成云〕

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王夫之曰謂無左右近習之援猶有曩之態古音剃也眾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王逸曰伴侶也洪興祖曰言眾人見己所爲如此皆驚駭皇遽離心而異志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王眷反也洪興祖曰援救助也姚永樸曰太玄注極出也其祀案以上占夢戒其直言見忌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古音休去聲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洪興祖曰左氏云三折肱知爲良醫吾至今而知其信然如延反矰音增弋機而在上兮洪興祖曰淮南云矰繳機而在上注云矰弋射鳥短矢也機發也罻音尉羅張而在下古音戶王逸曰罻羅捕鳥網也設張辟以娛君兮王念孫曰張讀弧張之張辟讀機辟之辟鄭注周官弧張

矰罦之屬其昶案以逸樂導君皆陷阱也願側身而無所踈舉反其昶案君蹈危機則已亦側身無所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也欲儃知然反佪以干傺兮王逸曰儃佪猶低佪曾國藩曰傺當作際謂際遇際會莊子云仁義之士貴際恐重去聲患而離尤古音怡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同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其昶案遠集橫奔皆謂去適他國君罔謂女何之言見棄於君固不問其所之特己不忍耳背膺牉音判以交痛兮王逸曰膺胸也牉分也心鬱結而紆軫章忍反王逸曰紆曲也軫隱也擣木蘭以矯蕙兮王逸曰矯猶糅也糳音作申椒以爲糧洪興祖曰說文糲米一斛舂九斗曰糳播江離與滋菊兮王逸曰播種也詩云播厥百穀願春日以爲糗芳王逸曰糗糒也恐情質之不信同伸兮故重著以自明古音芷其昶案此又惜誦以告後人也撟居表反茲媚以私處

兮願曾同增思而遠身王逸曰曾重也方績曰身當與上信字韻其祀案以上留既有患去又不忍惟有清潔自保媚茲幽獨而已此惜誦後無聊之思也

右惜誦朱子曰其言作忠造怨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為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王夫之曰此章追述進諫之始末雖作於頃襄之世而所述者乃未遷以前之情事故無決於自沈之志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所追反王逸曰衰懈也帶長鋏音夾之陸離兮王逸曰長鋏劍名冠切雲之崔嵬五灰反五臣曰切雲冠名被明月兮佩寶璐音路洪興祖曰淮南云明月之珠注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說文璐玉名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音痴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博故反洪興祖曰山海經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實為帝之平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古央音與天地兮比壽與日

月兮齊光陳澧曰以上言人不知而不慍與古聖人爲徒高矣美矣足以不朽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王夫之曰南夷武陵西南蠻夷今辰沅苗種也旣被遷江南將絕江水泝湘而上與諸夷雜處誰復有知我者乎乘鄂渚而反顧兮王逸曰乘登也王夫之曰鄂渚今江夏欸音哀秋冬之緒風古音方愔反王逸曰欸歎也緒餘也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王夫之曰步解驂使散行也邸閣而懸之不用也

乘舲音靈船余上沅兮洪興祖曰淮南云越舲蜀艇注曰舲小船也上謂遡流而上王夫之曰自江夏往辰陽絕江而南至洞庭乃西泝沅水而上洞庭九派湘水爲其正支涉洞庭則涉湘矣故前云濟湘此云上沅齊吳榜以擊汰音泰王逸曰吳榜船櫂也汰水波也洪興祖曰字書艐船也吳借用朱子曰齊同時並舉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古音帶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洪興祖曰水經云沅水東徑辰陽縣東南合辰水舊治在辰水之陽

故取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其昶案以上途中所歷入漵音敘浦余儃佪兮蔣驥曰辰州志漵浦在萬山中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音銀兮洪興祖曰垠畔岸也朱子曰霰雨凍如珠將爲雪者也雲霏霏而承宇王夫之曰雲嵐垂地簷宇若出其下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其昶案以上貶所接輿髡音坤首古音洗兮桑扈臝力果反行古音杭朱子曰接輿楚狂也拔髮佯狂後乃自髡桑扈即莊子所謂子桑戶論語所謂子桑伯子家語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即此裸行之證其昶案首與下以韻行與下殃韻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王逸曰以亦用也伍子逢殃兮王逸曰伍

子胥也 伍子比干菹醢古音喜 與前世而皆然兮王夫之曰與數也歷數前世之賢而不用者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王逸曰董正也豫猶豫也 固將重昏而終身王夫之曰重昏幽閉於南夷荒遠之中也人不足怨而守正無疑安於幽廢明己非以黜辱故而生怨所怨者君昏國危其祀案以上引義命自安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雲阮反兮王夫之曰言君側無賢 燕雀烏鵲巢堂壇音善兮王夫之曰疾小人乘權誤國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王逸曰露暴也申重也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中 腥臊音騷竝御芳不得薄兮王夫之曰御進也薄與泊同近也 陰陽易位時不當平聲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古音杭兮其祀案生不當時陰陽易位此所謂將行者言將去人間世而視死若歸也以上概世

右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王夫之曰純常也言天道之無常何百姓之震愆其昶案言震愆差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其昶案秦在楚之西楚屢被秦兵則當時之轉徙避難者必東遷江夏疑此是懷王三十年陷秦時事故有天命靡常之感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亾王夫之曰江夏江漢合流也漢水方夏水漲於石首東溢合於江故漢有夏名其經流至漢陽乃與江合而漢口亦名夏口出國門而軫懷兮王逸曰軫痛也甲之鼂吾以行古音杭王逸曰甲日也鼂旦也發郢都而去閭兮洪興祖曰前漢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閭里門也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其昶案此史公所謂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以上楚民避亂東遷原亦以其時竄逐去郢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蘇見反過夏首而西浮兮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錢澄之曰由郢入漢以至夏口皆

東行由夏口出江而轉溯湖湘則西浮矣其祀案流亾之民東遷江夏而止而原獨以竄逐復過夏首而西浮故下文曰眇不知余所蹠顧龍門而不見洪興祖曰水經云龍門郢城之東門心嬋

媛而傷懷兮眇不知余所蹠古音鵲王逸曰蹠踐也順風波以從

流兮焉洋洋而為客古音恪淩陽侯之氾濫兮王逸曰陽侯大波之

神洪興祖曰戰國策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

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古音施灼反王逸曰蹇產詰屈也王念孫曰絓亦結也絓結雙

聲蹇產疊韻凡雙聲疊韻字皆上下同義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

古音工其祀案由漢入江故曰下浮自夏口望洞庭則在江之上流去終古之所居兮今

逍遙而來東其祀案以上敘竄逐又自江夏而西浮沅湘來東者來自東也羌靈魂之

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其祀案此及抽思篇之靈魂皆謂懷王也言懷王思歸己亦何

嘗須臾忘反君乎此即史公所謂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雲阮反其昶案史記秦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此曰西思思咸陽也前曰東遷曰來東思夏浦也此則背夏浦而西西思矣哀故都之日遠竄逐之臣雖欲悟君以反懷王不可得也

登大墳以遠望兮

墳王逸曰水中高者為墳詩云遵彼汝墳

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古音方倍反洪興祖曰介閒也其昶案哀州土平樂蓋諷其忘仇耳故冀幸俗之一改

當陵陽之焉至兮

錢澄之曰陵陽即前陽侯之波焉至言不知從何而至也其昶案淮南陽侯之波注云陽侯陵陽國侯也

淼

音眇

南渡之焉如

朱子曰淼混漾無涯也

曾不知夏之為丘兮

蔣驥曰夏即夏水為丘即滄海桑田意

孰兩東門之可蕪

朱子曰郢都東關有二門其昶案此因南渡遂言夏水可為丘陵彼州土平樂者曾不知陵谷之有遷變孰知郢門之可蕪邪言其昏而忘亂也

心不

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 吳汝綸曰懷王不反己復被放故曰憂與憂相接

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 吳汝綸曰江與夏之不可涉迷其諫入秦之言也九年不復則未報此國仇耳其祀案懷王失國後三年卒於秦此文之作又後六年忽若去不信者言不信其去國忽已九年也仇恥未復故含感益深

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感 其祀案以上國破君亡之恨

外承歡之汋 音綽 約兮 王逸曰汋約好貌 諶 音忱 荏 音稔 弱而難持 王逸曰諶誠也其祀案子蘭懷王稺子故曰荏弱此豈能持國柄者乎

忠湛湛 徒感反 而願進兮 王逸曰湛湛重厚貌 妒被 同披 離而鄣 同障 之 洪興祖曰鄣壅也其祀案史稱屈平既嫉子蘭故被讒而遷

堯舜之抗行兮瞭 音了 杳杳而薄天 古音汀洪興祖曰杳杳遠貌王夫之曰瞭明也薄天言德之高峻極於天也

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

不慈之僞名洪興祖曰言此者以明堯舜大聖猶不免讒謗況餘人乎朱子曰莊子云堯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憎慍音穩惀音論之脩美兮蔣驥曰慍惀六書故云忠悃貌好夫人之忼苦朗反慨洪興祖曰君子之慍惀若可鄙者小人之忼慨若可喜者惟明者能察之眾踥音妾蹀音牒而日進兮洪興祖曰踥蹀行貌美超遠而逾邁蔣驥曰美對眾言即脩美也其昶案以上深抉忠佞賢姦進退消長之故為萬世戒史公所謂懷王兵挫地削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洪興祖曰說文曼引也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古音區洪興祖曰記云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右哀郢吳汝綸曰向疑此篇為頃襄王徙陳時作徙陳在襄王二十一年屈原遷逐蓋在襄王初

年不能至徙陳時尚在也然篇內百姓離散相失及两東門之可蕪皆非一身放逐之感且必皆實事非空言殆懷王失國之恨歟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朱子曰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回極指天極回旋之樞軸浮浮言其運轉之速而不可常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音憂錢澄之曰史記稱王怒而疏原又載其擊秦失利皆以怒而敗固知王之多怒也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鎭平聲其昶索搖起橫奔謂使齊之役尤同疣病也鎭安也民之病秦久矣故願結齊拒秦以自鎭安原之計畫如是所謂成言者此也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平聲憍

吾以其美好兮 洪興祖曰憍矜也莊子云虛憍而恃氣 覽余以其修姱 古音枯去聲 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 其祀案以上追思立朝之時謀國大計忽逢君怒而不見用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 當割反 傷之憯憯 音亶王夫之曰憯憯猶蕩蕩其祀案自察者願王之自反冀進者冀王之進德也 歷茲情以陳辭兮蓀詳 同佯 聾而不聞 古音煙 固切人之不媚兮 朱子曰言懇切之人不能輭媚 眾果以我為患 古音瑚涓反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亾 同忘 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光 馬瑞辰曰諸本作可完此當從王逸注完一作光與亾為韻 望三五以為像兮 王逸曰三王五伯可修法也 指彭咸以為儀 古音俄其祀案君臣交相勉也 夫何極而不至兮 洪興祖曰言以聖賢為法盡心行之

何遠而不至也故遠聞而難虧古音科王逸曰功名布流長不滅也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其昶案賈誼新書云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今觀原所諫語乃切中其病聽張儀詐獻商於地六百里此正所謂不實而欲有穫也少歌曰朱子曰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佹詩亦有小歌卽此類也與美人抽怨兮王逸曰爲君陳道拔恨意也并日夜而無正平聲其昶案周禮注正猶定也憍吾以其美好兮敖同傲朕辭而不聽平聲其昶案以其上追思昔日陳諫之辭倡曰其昶案倡曰者更端言之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姚鼐曰懷王入秦渡漢而北故託言有鳥而悲傷其南望郢郢而不得反也故曰雖流放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音瓊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

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吳汝綸曰遭夜方長秋風動容屈子作此篇之時令也孟夏短夜則代設懷王夢歸之幻境也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吳汝綸曰人秦也吾懷王也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姚鼐曰言懷王以信直而爲秦欺矣又無行理爲通一言王尚不知余之心所謂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其祖案以上遙思懷王在秦之況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古音淫兮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聊以娛心兮軫石崴音隈嵬洪興祖曰軫石謂石之方者如車軫崴嵬不平也蹇吾願兮王夫之曰蹇語助詞超回志度行隱進古音薦兮其祖案回與度對文志識也言其程

迸徑直不同遠故進而不自覺也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王逸曰北姑地名煩冤瞀容實沛徂昨胡反兮其䄂案低佪緩行沛徂迷行瞀容猶蒙茸揚雄賦飛蒙茸而走陸注云亂走貌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古音迷兮道思作頌王夫之曰道言也聊以自救兮朱子曰救解也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古音穀兮其䄂案以上洪注所謂總理一賦之終以為亂辭云爾

右抽思

滔滔孟夏兮王逸曰滔滔盛陽貌洪興祖曰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也草木莽莽古音姥王夫之曰莽莽叢生貌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同瞬兮杳杳孔靜幽默古音穆王逸曰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靜漠無人聲鬱結紆軫兮離同罹慜同愍而長鞠王逸曰鞠窮也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

古音懿刓五官反方以爲圜兮王逸曰刓削常度未替王逸曰替廢也其昶案刓方爲圜乃老氏和光同塵之旨然常度猶未替也易初本迪兮其昶案爾雅迪道也史記作本由迪由通借正義云本常也言人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音獲志墨兮王逸曰章明也王夫之曰志記也錢澄之曰畫墨猶繩墨前圖未改古音紀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音垂不斲兮王逸曰倕堯巧工也斲斫也孰察其撥正王逸曰言君子不居爵位眾亦莫知其賢能孫詒讓曰淮南扶撥以爲正高注撥枉也其昶案以上自述平生守正大節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洪興祖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其昶案章謂文采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古音芒王逸曰言離婁明目無所不見微有所眄旨人輕之以爲無明也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古音戶鳳皇在笯音奴兮王逸曰笯籠落也雞鶩音木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

而相量平聲 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王念孫曰臧讀爲藏 任重載盛兮 洪興祖曰盛多也 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王逸曰示語也王夫之曰黨人以匪材而居大任以致陷覆且愎諫自用使有嘉謀嘉猷者無可告語 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古音記 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古音剃 也文質疏內音訥 兮 洪興祖曰內木訥也 眾不知余之異采古音泚 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古音以 其祀案以上傷不見用於當世 重仁襲義兮 洪興祖曰淮南聖人重仁襲恩注云襲亦重累 謹厚以爲豐

重華不可遌兮 王夫之曰遌與晤同 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 洪興祖曰言聖賢有不竝時而生者 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 王念孫曰違恨也 抑心而自彊上聲 其祀案不

怨天不尤人至死而不移是之謂自彊

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上聲王逸曰像法也其昶案謂以古人爲法也進路北次兮王逸曰次舍也日昧昧其將暮莫故反朱子曰言將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得前也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大故死也其昶案限之以大故猶言要之以一死以死爲舒憂娛哀所謂求仁得仁者也以上上觀千載有繼往聖之志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古音秩兮王逸曰言騏驥不遇伯樂則無所程量其才力臧學標曰史記便程卽平秩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同增傷爰哀王念孫曰方言凡哀泣而不止曰咺曰爰爰哀與曾傷對文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王夫之曰舉國安危樂亡不可與言也知死不可讓願勿

愛古音衣去聲兮洪興祖曰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戚學標曰說文㤅从心旡聲古文㤅旡讀炊今通用愛字禮記注愛或爲哀哀讀衣愛如之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王夫之曰歸於一死而猶表著己志者蓋欲使有心者超然於禍福之外抗忠直以匡危亂勿懲己之放逐而欲勿與爲類也其祀案以上下觀千載有待來哲之思

右懷沙史記曰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音夷洪興祖曰文選注竚眙立視也朱子曰擥猶收也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王逸曰含辭鬱結不得揚也申旦以舒中情兮其祀案申旦猶申明志沈菀音鬱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平聲朱子曰鳥飛速而又高難可當值其祀案以上懷忠莫達高

辛之靈盛兮洪興祖曰史記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生而神靈遭玄鳥而致詒王逸曰嚳妃吞燕卵以生契也其祀案致詒者詩所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此即孟子彊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繼者之恉懷王已矣不能不𥄉盼於頃襄也猶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平聲其祀案變節從俗則不能靈盛以感天屈志謂屈意以事秦也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同憑心猶未化古音訛朱子曰馮憤懣也其祀案懷王十七年怒伐秦秦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屈匄取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魏聞之襲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和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儀而甘心焉故曰馮心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古音乎其祀案懷王十八年儀至囚之賂鄭袖兒因以連橫說王是時原使於齊反諫曰何不殺儀王悔之不及隱閔壽考謂飲恨終身變易謂復與與秦和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其祀案懷王二十年齊湣王惡楚之與秦合乃遺楚書於是懷王竟不合秦是知前轍之不遂也二

十四年又倍齊而合秦秦來迎婦至是三次與秦合故曰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其祀案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來伐楚楚使太子質於秦二十七年太子亡歸二十八年秦與諸侯共攻楚取重丘殺唐昧二十九年秦取襄城殺景缺故曰車覆馬顛和戰皆不可惟有自彊以俟時改轍異路獨原有此懷耳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朱子曰操之執轡也王夫之曰原願懲前敗而改轍已將授以固本保邦待時而動之策如操轡徐行審端正術則可以自彊而待彊秦之敝遷逡次而勿驅兮朱子曰遷猶進也逡次猶逡巡聊假日以須旹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王夫之曰嶓冢在秦西秦始封之地秦者楚不共戴天之讎深謀定慮以西擣其穴雖未可卒圖而黃昏不爲遲暮孫詒讓曰纁黃即昏黃其祀案以上言己所欲致辭効忠之事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王夫之曰初春部日喻頃襄初立且有更新之望其祀案懷王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昭王誘懷王入秦國人召太子於齊

立之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洪興祖曰薄叢薄也搴長洲之宿莽古音姥惜吾不及古人兮陳本禮曰古人指高辛吾誰與玩此芳草古音楚王夫之曰原雖不見任而猶未罹重譴故將集思廣謀以有為於國乃頃襄無夏少康燕昭王之志則懷芳自玩誰與聽之解萹音扁薄與雜菜兮王逸曰萹萹蓄也王夫之曰雜菜惡菜也錢澄之曰解猶採也備以為交佩古音避王逸曰交合也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王夫之曰繚轉縈回於左右也惡草充佩則芳草萎而不用其祀案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頃襄怒而遷之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古音剃其祀案君臣上下竊以得位為樂並無欲反懷王之志忿讎忍恥故曰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古音矣其祀案淮南注揚和也揚厥憑者和其憤懣之心不竢言其忿讎之速也以上遷謫之由芳與澤其

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古音砌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王逸曰雖在山澤名宣布也其昶案此承上擥茝搴莽而言國之賢才猶有可用內治誠修則國恥可振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褰起虔反裳而濡足其昶案理媒喻臣也緣木濡足言己身之不保何能薦賢登高吾不說同悅兮入下吾不能古音泥蔣驥曰登高承緣木入下承濡足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王引之曰然猶乃也其昶案明知賢才有益於國徒以己之不諧於世不能薦達不能不自疑耳服謂諧習廣遂前畫音獲兮未改此度也錢澄之曰廣遂多方以遂之也其昶案前畫即上所云固本求賢之策忠謀不用無能改於其德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莫故反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王夫之曰罷止也未暮國尚未亡也故故迹也謂憤世沈江彭咸之故事已忠莫白國事益非命已處於幽暗莫伸唯及敗亡未至之日一死而已其祠案以上誓死之志

右思美人　王夫之曰此篇述其所爲國謀之深遠要以固本自强報秦讎而免於敗亡而頃襄不察誓以必死非悻悻抱憤乃以己之用舍繫國之存亡不忍見宗邦之淪沒故必死而無疑焉

惜往日之曾信兮洪興祖曰史記原博聞强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受命詔以昭時其祠案昭時猶言曉世奉先功以照下兮王逸曰承宣祖業以示民明法度之嫌疑王逸曰草創憲度定衆難也國富强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同嬉王夫之曰娭樂也朱子曰娭所謂逸於得人也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平聲王夫之曰王許其雖有過失不責治之其祠案此猶言十世宥之也蓋王戒其秘密故原不以草藁與上官大夫心純

尨（莫江反）而不泄兮（洪興祖曰尨厚也泄漏也）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古音胚朱子曰史記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卽此事）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洪興祖曰漢書云聞將軍有意督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古音怡王夫之曰離謗謗以離其上下之交也）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其稱案國語注備收藏也光景謂日容光必照由其眞陽充實令已身幽隱收藏必其誠信之不足故足慚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古音僚）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廱（古壅字）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朱子曰記云無

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其昶案謂無權衡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其昶案焉於是也恬死亡而不聊古音劉洪興祖曰恬安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

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屈復曰獨是壅蔽之姦人在側卽有貞臣無由使矣其昶案以上惜往日懷王信任之專遭讒而敗今不難一死而惜君之壅蔽聞百里之

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古音稠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

而飯牛古音疑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

讒而弗味兮洪興祖曰言貪嗜讒諛不知忠直之味子胥死而後憂介子

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王逸曰介子介子推文君晉文公也封介山

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洪興祖曰史記晉初定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子推從者乃懸書宮門文公出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

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莊子云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思久故之親身兮洪興祖曰親身言不離左右因縞素而哭之王逸曰文公思子推爲變服悲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音移謾謨官反而不疑洪興祖曰訑謾皆欺也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洪興祖曰易噬嗑夬卦皆曰聰不明也使讒諛而日得去聲姚永樸曰得如左傳得太子適郢之得言日見親說於君也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洪興祖曰若杜若也妒佳冶之芬芳兮嫫音謨母姣而自好洪興祖曰說文嫫母都醜也其昶案好當爲媚廣雅媚好也疑校者旁注其訓因譌爲正文遂至失韻不可讀矣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

代古音地戚學標曰代从弋聲弋古讀同翳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朱子曰不意出於意外也情冤見之日明兮朱子曰情冤情實冤枉猶言曲直也與如列宿音秀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洪興祖曰說文銜馬勒口中行馬者也朱子曰載乘也乘汜音汎泭音敷以下流兮朱子曰汜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無舟檝楫同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其祀案言各以己意爲治辟譬同與此其無異錢澄之曰身廢且死而猶眷眷國事極言法度之不可背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古音至王夫之曰再者懷王辱死於秦頃襄將爲之繼也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廱君之不識去聲朱子曰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爲臣僕箕子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辭而閔默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廱君之罪誰當記之邪其爲後世君臣之戒可謂深切著明矣其祀案以上歷數古人遇合之無常見士不遇不足惜猶己

所立之法度實興亾治亂所關故雖死而猶欲畢其辭也

右惜往日其昶案惜往日者惜其所立之憲令法度也

后皇嘉樹朱子曰后皇指楚王橘徠服古音蒲北反兮王逸曰服習也服習南土便其風氣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朱子曰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也受命不遷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也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王夫之曰踰忠臣生死依於宗國綠葉素榮洪興祖曰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花此言素榮則亦通稱紛其可喜去聲兮曾同層枝剡棘王逸曰剡利也棘橘枝刺若棘也圜果摶度官反兮朱子曰摶與團同青黃雜糅文章爛盧干反兮王夫之曰當橘熟時或青或黃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王夫之曰內瓤也內含精液而清白類人有精白之心可託以大任紛緼宜脩王夫之曰紛緼剖之而香霧霏微也姱而不醜古音穀兮其昶案以上頌橘以下述志嗟爾幼

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去聲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王逸曰蘇寤也洪興祖曰魏都賦云非蘇世而居正橫而不流兮陳澧曰此中庸所謂強哉矯也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平聲兮王夫之曰含忠內韞不敢輕泄如上官大夫所譖者秉德無私參天地古音沱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古音以兮屈復曰橘不彫故願於歲寒並謝之時而長與為友淑離不淫王夫之曰離麗也梗其有理兮其昶案爾雅梗正直也梗謂不淫有文理謂淑麗年歲雖少可師長上聲兮其昶案師長謂以長者為師指伯夷也欲比其行於伯夷故植橘以為像也行比伯夷置以為像上聲兮王夫之曰置植也植之園圃以礪己志因而頌之

右橘頌姚鼐曰此篇何在懷王朝初被讒時所作故首言后皇末言年歲雖少與涉江年既老之時異矣而閉心自慎之語又若以辨釋上官所云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之為誣也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朱子曰回風旋轉之風也亦上篇悲秋風動容之意物有微而隕性兮王夫之曰性生也聲有隱而先倡黃文煥曰霜降冰至皆風倡之先矣錢澄之曰秋風起蕙草先死害氣至賢人先喪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其昶案夫何言其無端而至也慕彭咸之思與自決之志無須臾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洪興祖曰蓋掩也孰虛偽之可長其昶案此自言其情發於至誠所謂指蒼天以為正也鳥獸鳴以號平聲羣兮草苴子閭反比而不芳王逸曰生曰草枯曰苴比合也魚葺鱗以自別兮朱子曰魚葺治其鱗以自別異蛟龍隱其文章故荼音徒薺不同畝兮朱子曰荼苦菜薺甘菜蘭茝幽而獨芳錢澄之曰萬物各從其類則君子豈能與小人並世乎惟佳人之永都兮朱子曰都美也王夫之曰佳人猶言君子更統世以自貺平聲其昶案統計萬世而以古

人自既也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錢澄之曰介然此微志也竊賦詩之所明古音芒其祀案毛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今以心慮煩惑故竊取賦詩之義以自明其所志也自屈子創爲此體而遂有賦之名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以上言賢者不容於世自明己志在此無可悔也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去聲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王夫之曰宵而不安於寢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上聲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音烏邑而不可止洪興祖曰顏師古云於邑短氣王夫之曰旦而不怡於遊糺吉酉反思心以爲纕兮洪興祖曰糺繩三合也編愁苦以爲膺王逸曰膺絡胷者也折若木以蔽光兮王逸曰光謂日光隨飄

風之所仍王逸曰仍因也其祀案蔽光自晦其明也隨風任運無心也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王逸曰中心沸熱若湯錢澄之曰原所存者愁憤而已或有一時依稀不見而卽一時踊躍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洪興祖曰案抑也超惘惘而遂行古音杭王夫之曰憂從中來不可忍戢惟整衣惝恍抑志而赴江南歲曶曶音忽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將至朱子曰時謂衰老之期薠蘅槁而節離兮朱子曰草枯則節處斷落芳已歇而不比去聲其祀案天地閉賢人隱所憂非止一身之故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古音劉錢澄之曰謂無聊之極而爲此言寧溘死而流亾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古吟字而抆音吻淚兮洪興祖曰抆拭也放子出而不還音旋朱子曰放棄逐也孰能思而不隱兮朱子曰隱痛也昭彭咸之所聞古音煙其祀案言彭咸遺迹昭

昭在耳目也以上述赴江南之時幽憂愁苦之情而因以彭咸自證登石巒落官反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錢澄之曰眇眇以遠默默以幽其昶案之猶與也入景響之無應兮洪興祖曰景物之陰影也葛洪始作影聞省想而不可得王夫之曰登高山而囘瞻故國省想其聲容不可得而見聞宗國之安危不可知是以鬱慼愈不能堪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慼慼而不可解古音計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古音俄朱子曰儀猶像也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古音乎其昶案再申篇首之意言因秋聲興感而知氣化所乘凡物之形隕實亦無可柰何也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匹妙反緜緜之不可紆傷魚反朱子曰縹微細也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淩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其昶案以

上言眷懷君國之念登高遠望益生其慼惟有淩大波以從彭咸庶幾可以忘憂耳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古音真洪興祖曰標杪也顛頂也據青冥而攄虹兮王逸曰上至玄冥舒光曜也遂儵忽而捫天古音汀吸湛露之浮涼兮漱音瘦凝霜之雰雰古音軒依風穴以自息兮蔣驥曰風穴在崑崙之巔淮南云崑崙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忽傾寤以嬋媛王夫之曰此想像魂遊空際與霜露風虹相爲往來之貌此下俯瞰江山之貌馮同憑崑崙以瞰苦濫反霧兮王夫之曰瞰俯視也隱岐同岷山以清江古音工洪興祖曰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朱子曰隱依也如隱几之隱王夫之曰清江澄江水使清也憚涌湍之磕磕兮王夫之曰憚驚也聽波聲之洶洶音匈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其祀案無經紀言隨水泛濫軋音押洋洋之無從兮朱子曰軋傾壓貌馳委移之焉

止王夫之曰委移與逶迤同其祀案無從焉止言水之源流漂音飄翻翻其上下兮翼

遙遙其左右古音以其祀案上下左右言波瀾汜潏潏音決其前後兮佯

張弛音矢之信期上聲王夫之曰佯與泮同其祀案前後張弛言潮汐觀炎氣之相

仍兮窺煙液之所積王夫之曰煙雲也液雨也此春夏之氣悲霜雪之俱

下兮聽潮水之相擊王夫之曰此秋冬之氣借光景以往來兮施

黃棘之枉策王逸曰言已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王夫之曰以上言沈湘之後魂爽不昧離汙濁而釋不解之憂故不忍常愁而決於一死乃豫想其浩然之氣不隨生死爲聚散而蝹蜦旁薄於兩閒者如此蔣驥曰中山經苦山有木名黃棘其實如蘭求介子之

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古音資鵲反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

志之無適其祀案介子伯夷皆古志節之士刻著猶牢著也言嚮慕二子之專曰吾怨往

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他歷反朱子曰往昔所冀謂猶欲有爲於時蔣驥曰悐恫惕來者悐悐言危亾將至而可懼也其昶案曰者語辭言己之志節專一如此既不能有爲又不忍見國之危亾則惟有死之可樂耳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洪興祖曰越絕書云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 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王夫之曰大河黃河洪興祖曰莊子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淮南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自沈於淵 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王逸曰任負也洪興祖曰懷沙卽任石也 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王夫之曰此復言子胥死而吳亾申徒沈而殷滅君不閔己之死死而生悔悟則雖死無益心終不能自釋蓋原愛君憂國之心不以生死而忘非但憤世疾邪婞婞焉決意捐生而已

右悲回風王夫之曰此章蓋原自沈時永訣之辭

遠遊　姚承樸曰太史公屈賈傳贊云讀離騷諸篇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又云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案遠遊與鵩鳥賦同一旨趣揚子雲反離騷云棄由聃之所珍兮䟽彭咸之所遺觀於遠遊又何嘗棄由聃之所珍乎

悲時俗之迫阨兮王夫之曰阨與隘通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去聲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音超惝音敞怳而乖懷古音回洪興祖曰怊悵恨也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王夫之曰寓形宇內爲時凡幾斯既生人之大哀矣況素懷不展與時乖違愁心苦志神將去形枯

魚銜索亦奚以為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朱子曰知愁歎之無益而有損乃能反自循省而求其本初也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

聞赤松之清塵兮洪興祖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願承風乎遺則其昶案以上悲時俗之迫阨念人生之長勤而因有觀化頤生之志貴眞人之休德兮洪興祖曰休美也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王夫之曰與化去者蛻形而往所謂尸解也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洪興祖曰莊子音義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今尾上有傳說星淮南云傳說之所騎辰尾是也羨韓眾之得一王逸曰眾一作終洪興祖曰列仙傳齊人韓終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也形穆穆以寖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同增舉兮洪興祖曰曾高舉也忽神奔而鬼怪古音記洪興祖曰淮南云鬼出

電入又云雷奔而鬼騰皆神速之意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古音利絕氛埃而淑尤兮朱子曰言其淑善而絕尤終不反乎故都古音豬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其祀案如此則時俗之迫隘不足為患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音饁而西征洪興祖曰博雅耀靈日也朱子曰曄閃光貌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霝古零字聊仿音旁佯音羊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其祀案年歲易邁若稍一逍遙玩愒便已無成承人生之長勤言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同嚮風而舒情高陽邈已遠兮余將焉所程王夫之曰無從取法其祀案以上申發首節之義羨仙去之樂而因歎高陽已邈故都無可畱戀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畱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古音呼洪興祖曰列仙傳王子

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餐六氣而飲沆胡朗反瀣音械兮洪興祖曰莊子五臣注琴賦云御六氣之辨云沆瀣清露漱正陽而含朝霞古胡音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王逸曰南風曰凱風至南巢而壹息俞樾曰書序有巢伯來朝鄭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據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則南巢固在九州之外矣見王子而宿之兮朱子曰宿與肅通審壹氣之和德朱子曰審究問也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洪興祖曰曰者王子以不可傳之言也謂可受以心不可以言語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古音研內者一身之內無毫毛王夫之曰小無非元氣之所察大無垠者與天地陰陽合體也其䆒案垠从艮聲安古琴說艮古音鄭枚乘七發以垳諧先門韻垳垠無滑音骨而魂兮洪興祖曰滑亂也彼將自然同字朱子曰而汝也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

兮此德之門朱子曰人能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己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爲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其祀案以上從王喬聞至貴之道

閒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古音杭王夫之曰至貴上所聞之道要也忽乎迫欲行之也既得受修行之術於王喬遂如其言以行之下文皆行之之事

仍羽人於丹丘兮王逸曰丹丘晝夜常明也九懷云夕宿乎明光明光即丹丘也洪興祖曰羽人飛仙也王夫之曰仍效之也

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洪興祖曰仲長統云九陽代燭注云九陽日也

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古音央洪興祖曰琬琰皆玉名黃庭經含漱金醴吞玉英

玉色頩普茗反以脕音晚顏兮洪興祖曰頩美貌脕澤也

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洪興祖曰汋約柔弱貌莊子云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質銷鑠謂凡質盡也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形容甚

曜神要平聲眇以淫放洪興祖曰廣雅淫遊也其昶案以上言行道之效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朱子曰霞與遐通王夫之曰營魂也掩浮雲而上征朱子曰上四句記時物下二句言以此時昇仙而去也其昶案原楚人故至南巢見王子復自南州上征先入帝宮尚未覩南疑也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余洪興祖曰排推也朱子曰望予須我之來也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洪興祖曰大象賦注云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集重陽入帝宮兮洪興祖曰積陽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造旬始而觀清都古音豬王逸曰旬始星名春秋考異郵云太白名旬始洪興祖曰造至也列子云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其昶案以上從南州上入帝宮朝發軔於太儀兮王逸曰太儀天帝之庭夕始臨乎於微閭王逸曰暮至東方之玉山也爾雅東

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釋文一云微毋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
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古音夷建雄虹之
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洪興祖曰以二馬夾轅謂
之服驂連蜷以驕驁五到反朱子曰驂衡外挽靷兩馬也騎去聲膠葛以雜亂
兮斑曼衍而方行古音杭洪興祖曰斑駮文也撰余轡而正策兮吾
將過乎句芒王逸曰東方甲乙其帝太皓其神句芒其祀案以上從帝都太儀而始臨於東歷
太皓以右轉兮朱子曰太皓即太皞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
光兮洪興祖曰詩云杲杲出日淩天地以徑度洪興祖曰徑直也其祀案自東至西不歷
轉於南故曰徑度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同避而清涼鳳皇翼
其承旂兮遇蓐音辱收乎西皇王逸曰西方庚辛其帝少皓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

也其祀案以上由東至西擥彗星以爲旍兮洪興祖曰旍即旌字舉斗柄以爲麾洪興祖曰天文志北斗七星杓攜龍角杓斗柄也麾旗屬叛同判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古音波旹曖曃音逮其曭音儻莽兮洪興祖曰曖曃暗也曭日不明也召玄武而奔屬音燭洪興祖曰禮記行前朱雀而後玄武二十八宿北方爲玄武說者云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蔡邕云北方玄武介蟲之長後文昌使掌行兮洪興祖曰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掌行謂掌領從行者選署衆神以竝轂洪興祖曰署置也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洪興祖曰厲渡也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衞欲度世以忘歸兮朱子曰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意恣睢以担音揭撟音驕去聲洪興祖曰恣睢自得貌朱子曰担撟軒舉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五敎反其祀案以上由西轉北

北者萬物之所藏也意欲休息於此而仍不能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古音杭洪興祖曰邊旁也朱子曰謂兩驂也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古音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音米指炎帝而直馳兮王逸曰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吾將往乎南疑古音牛王逸曰過衡山而觀九疑也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洪興祖曰文選罔象相求注云虛無罔象然也祝融戒而蹕御兮洪興祖曰大人賦祝融警而蹕御注云蹕止行人也御禦也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王逸曰承雲即雲門黃帝樂也二女御洪興曰御侍也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九韶歌苗夔曰韻補歌居之切引遠遊歌與妃夷飛佪爲韻知哥从可聲與奇从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湘水之神令海若舞馮

夷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稱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罔象形蟉虯而逶蛇古音夷洪興祖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平聲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寬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并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并節總轡也逴音卓絕垠乎寒門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軼音逸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羣水之野其祀条以上悲思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歷玄冥以邪徑兮王夫之曰邪徑猶言枉道乘間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而六間淮南云兩維之間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為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

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黔嬴史記作含靁漢書作黔靁則嬴當爲嬴

爲余先乎平路其祀案既遊覽四方復窮極上下故又召黔嬴先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洪興祖曰漢樂歌作六幕謂六合也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洪興祖曰大人賦貫列缺之倒影注云列缺天閃也列子云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古音汀洪興祖曰顏師古云崢嶸深遠貌寥廓廣遠也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洪興祖曰列子云泰初者氣之始也朱子曰屈子本以來者不聞爲憂而願爲方仙之道至此則眞可以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下視人世甕盎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卜居王夫之曰卜居者設爲之辭以章己之獨志也居處也君子處躬信諸心而與天下異趨澄濁之辯

粲如分流吉凶之故輕若飄羽恐天下後世且以己爲過高不知俾躬處休之善術故託爲問之蓍龜而詹尹不能決以旌己志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障於讒古音崇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王夫之曰太卜爲國掌卜筮之官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五臣曰策蓍也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朱子曰悃款誠實傾盡之貌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王夫之曰不忠於國則惟奔走勢要終身不疲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朱子曰大人猶貴人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同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俞攄

曰呪呰即趦趄儒兒即囁嚅也其祀案呪呰栗斯四字爲一義喔咿儒兒四字爲一義以事婦人乎朱子曰婦人蓋謂鄭袖寍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音骨稽乎

王逸曰轉隨俗也如脂如韋洪興祖曰韋柔皮也朱子曰脂肥澤以絜楹乎其祀案絜楹猶言雕楹春秋丹桓公楹穀梁傳丹楹非禮也漢書云周室衰禮法壞諸侯刻桷丹楹此言潔清者不受飾若絜楹則隨俗爲美觀故王逸注曰順滑澤也寍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寍與騏驥亢軛於革反乎洪興祖曰軛車轅前衡也王夫之曰亢與伉同竝也將隨駑馬之迹乎寍與黃鵠比翼乎洪興祖曰師古云黃鵠大鳥一舉千里將與雞鶩爭食乎五臣曰鶩鴨也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五臣曰黃鐘樂器瓦釜雷鳴讒人高張

洪興祖曰張自侈大也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古音芒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古音湯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其昶案漁父之言正叔孫通所謂知時變者世俗之見類然不必果無其人原感其言因述己志而成斯篇史公以事載之不為過若莊子漁父僞篇殆後人仿此而作則誠空語無事實矣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王逸曰屈原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何故至於斯蔣驥曰未悉所以放之之故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平聲是以見放漁父曰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音谷其泥而揚其波古音疲王夫之曰淈撓亂之也李詳曰爾雅淈治也治有掘汨兩義其昶案泥波相混不分清濁也衆人皆醉何不餔音逋其糟而歠音啜其釃音離五臣曰餔食也歠飲也洪興祖曰釃薄酒也其昶案糟釃並御不別精粗也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戚學標曰禮鄭注衣讀曰殷聲之誤也凡近衣之聲多或類殷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五臣曰察察潔白也蔣驥曰二語切沐浴者言史記於振衣下多一人字尤為可見李詳曰汶古與昬通淮南注滑讀汶水之汶史記索隱汶汶猶昬暗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古音博王逸曰皓皓猶皎皎蒙世俗之溫蠖於郭反乎司馬貞曰溫蠖猶惽憒也其昶案溫蠖舊作塵埃今從史記漁父莞爾而

笑鼓枻音曳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歌曰滄浪音郎之水清兮洪興祖曰禹貢注云漾水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又東爲滄浪之水在荊州可以濯吾纓朱子曰纓冠系也滄浪之水濁古音獨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招魂張裕釗曰招魂招懷王也屈子蓋深痛懷王之客死而頃襄宴安淫樂置君父仇恥於不問其辭至爲深痛吳汝綸曰懷王爲秦所虜魂亾魄失屈子戀君而招之盛言歸來之樂以深痛其在秦之愁苦文中所陳皆八君之事太史公明言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其爲屈賦無疑

朕幼清以廉潔兮蔣驥曰朕原自謂身服義而未沬音寐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其祀案主宗主之也盛德謂懷王言君雖賢而牽敗於俗上無所考此盛德兮王夫之曰考成也長離同罹殃而愁苦其祀案懷王以失德而喪國亾身此咎己不能輔成君德致罹殃禍下言天帝不能延其命皆爲招魂張本帝告巫陽

曰有人在下古音戶吳汝綸曰人懷王也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上聲之吳汝綸曰筮與遾同爾雅遾逮也謂遠捕之也巫陽對曰掌膠同夢上帝其難從吳汝綸曰從蹤同字掌夢屬下讀其祀案夢即篇末與王趨夢兮之夢謂雲夢也言此爲上帝掌夢之人魂魄離散其難蹤跡也蓋上下四方不知其所在故不能逮與必從而招之夢爲楚之澤故知此所招者乃懷王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平聲朱子曰恐其離散之遠而或後之以致徂謝其祀案恐後之謝不能復用二語乃微言也此必懷王已死死於秦屈子慟之不忍質言其死因古有臯復之禮北面三號禮疏云三號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閒而來也故本此義作爲招魂之篇亦史公所謂繫心懷王不忘欲反者也生歸無望今望其魂反其痛更深矣以上爲通篇立案巫陽焉乃下招曰王念孫曰焉乃語詞猶言於是下招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王逸曰恆常也幹體也何爲四方些寫邪

反洪興祖曰說文些語詞也王夫之曰些楚人歌曲之餘聲舍君之樂處蔣驥曰樂處謂楚

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洪興祖曰山海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洪興祖曰莊子云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代出言一日至一日出交會相代也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王夫之曰彼謂彼土之人習者相與慣習不畏炎灼魂往必釋施灼反些王逸曰釋解也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其祀案此招魂於東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王逸曰題額也洪興祖曰禮記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注云雕題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得人肉以祀上聲以其骨爲醢古音喜些蝮蛇蓁蓁音臻王逸曰蓁蓁積聚之貌洪興祖曰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者百餘斤封狐千里些王夫之曰千里言能爲妖怪倏忽千里也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

些五臣曰益其心助其毒也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五臣曰淫淹也其祀案此招魂於南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去聲入雷淵王逸曰淵文選作泉洪興祖曰唐人避諱以淵為泉靡莫為反散而不可止些王逸曰靡碎也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王逸曰無人之土也吳汝綸曰幸而得脫殆懷王走趙復為秦得之後所為敷其祀案秦在西故言於此赤螘同蟻若象些王逸曰螘蚍蜉也蔣驥曰八紘譯史蟻國在極西其色赤大如象玄蠭同蜂若壺古音瓠些王逸曰壺乾瓠也洪興祖曰方言蠭大而蜜謂之壺蠭五穀不生藂同叢菅音姦是食些王逸曰菅茅也其土爛人王夫之曰燥氣灼人筋骨靡裂也求水無所得些朱子曰今環靈夏之閒有旱海六七百里無水泉即其證也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王夫之曰彷徉廣大皆曠杳無可悽泊之意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王逸曰賊害也其祀案此招魂於西魂兮

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 洪興祖曰尸子云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 歸來歸來不可以久 古音几 些 其祀案此招魂於北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 古音汀 些 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 錢杲曰山海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虎身人面 一夫九首拔木九千 古音親 些 王夫之曰言此九首之夫力能拔九千木而不倦 豺狼從目往來侁侁 音莘 些 五臣曰從豎也侁侁衆貌 懸人以娭投之深淵 古音因 些 致命於帝然後得瞑 失人反 些 其祀案此言豺狼或以人為娭戲投之深淵不得出必待天命盡乃克瞑目而死致命於帝猶言委命於天也傷不即死痛苦之甚 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其祀案此招魂於上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 古音豬 些 王逸曰地下幽冥故稱幽都 土伯九約其角觺觺 音疑 些 王逸曰約屈也地有土伯其身九屈有角觸害人五

臣曰鬗鬗銛利貌孫志祖曰說文繫傳云土伯九約謂身有九節也敦脄音梅血拇音母逐人駓駓音丕些王逸曰敦厚也脄背也駓駓走貌王夫之曰以指攫人血嘗染拇參目虎首其身若牛古音疑些洪興祖曰博雅參三也此皆甘人王逸曰言此物食人以為甘美歸來歸來恐自遺災古音齎些其祀案此招魂於下魂兮歸來入修門古音民些王逸曰修門郢城門洪興祖曰伍端休江陵記云南關三門其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工祝招君五臣曰工祝良巫也背行先些王夫之曰背行卻行先導也秦篝齊縷鄭緜絡古音路些其祀案類篇上大下小而長謂之篝苓儀禮鄭注篚竹器如笭者古之復者升屋而號曰臯某復招以衣受用篚以衣尸鄭謂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此云秦篝殆即篚類齊縷鄭緜皆謂衣也絡謂絡繹禮疏云諸侯既用褒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招具該備永嘯呼去聲些朱子曰招具謂上三物嘯呼即所謂臯也魂兮歸來反故居去聲些其祀案此

正。敘皋復招魂之事禮疏云凡復者緣孝子之心望得魂氣復反蓋既復而後行死事若懷王未死不能豫凶事也以上言懷王羈魂於外之愁苦以下則盛陳楚宮室服御之崇麗娛樂凡所陳皆生人之趣也死則無此矣縱招魂歸來已不能復用此蓋諷諫頃襄動其哀死之心而激其不共戴天之志故又以射獵終之自來解者皆失其指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王夫之曰像設者以意想像而設言之自此至反故居些皆像設之辭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其祀案殿堂前簷特起曲椽無中梁者曰軒檻者層軒之下有欄版也漢書天子自臨軒檻

層臺累榭臨高山些朱子曰言其高出於山上而下臨其山也

網戶朱綴刻方連些朱子曰網戶者以木為門扉而刻為方目如羅網之狀朱綴者以朱丹飾其交綴之處使其所刻之方相連屬也

冬有突音要廈王逸曰突複室也廈大屋也

夏室寒些川谷徑復王逸曰流源為川注谿為谷五臣云徑往也

流潺湲些光風轉蕙五臣曰日光風氣氾崇

蘭古音蓮些王逸曰氾猶汎汎搖動貌王念孫曰崇猶叢廣雅崇聚也經堂入奧王逸曰西南隅謂之奧朱塵筵些王逸曰塵承塵也吳汝綸曰筵借爲延砥室翠翹挂曲瓊古音旋些王逸曰翹羽也曲瓊玉鉤也以砥石爲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物

翡翠珠被王逸曰被衾也洪興祖曰翡赤羽雀翠青羽雀爛齊光些王逸曰牀上之被飾以翡翠羽及珠璣其文爛然而同光明

蒻阿拂壁王夫之曰所以爲壁衣王念孫曰蒻與弱同阿細繒也弱阿猶淮南之言弱緆羅幬音儔張些洪興祖曰爾雅幬謂之帳纂組綺縞王夫之曰結縷純赤曰纂五色雜曰組素練曰縞文繒曰綺結琦璜些王夫之曰繫以琦璜蓋流蘇之類

室中之觀多珍怪古音記些其邪案以上堂室陳設之盛蘭膏明燭王逸曰蘭膏以蘭香煉膏也華容備些五臣曰華容謂美人也二八侍宿王逸曰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鐘二肆也射音亦遞代古音地些

王逸曰射厭也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九侯淑女朱子曰設言商九侯之女入之紂而不喜淫者也王夫之曰言美人貞靜似之多迅眾古音宗些吳汝綸曰迅與洵同盛鬋音翦不同制王逸曰鬋鬋也五臣曰盛飾理鬢其制不同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古音地些王夫之曰比合也彌代猶言蓋世世好合柔順世世無與匹也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王逸曰植志也心志堅固不可侵犯五臣曰有意禮則之意朱子曰謇語辭姱容修態絙音亙洞房些王逸曰絙竟也五臣曰洞深也洪興祖曰絙與亙同蛾眉曼睩音祿王逸曰睩視貌五臣曰曼長也目騰光些靡顏膩女吏反理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其兩案理謂肌理遺視𥊝音緜些洪興祖曰𥊝眇遠貌王夫之曰遺視猶言留眄離榭修幕王夫之曰離榭別館之榭修幕長廊而施之幕也侍君之閒音茲些朱子曰閒閑暇也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王逸曰沙丹砂也王夫之曰以丹砂塗戶版玄玉

梁些[五臣曰黑玉飾於屋梁]仰觀刻桷畫龍蛇[古音夷]些[朱子曰桷椽也刻爲龍蛇而彩畫之]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古音奚]些紫莖屏風[王逸曰或云紫莖言荷莖紫色屏風言荷葉障風也]文緣波[古音疲]些[王逸曰風起水動波緣其葉上而生文也]文異豹飾[洪興祖曰詩云羔裘豹飾王夫之曰文異服飾奇瑋也]侍陂[音皮]陁[音移]些[李詳曰陂陁侍者邪偎不齊貌]軒輬[音涼]既低[王逸曰軒輬皆輕車名低屯也孫詒讓曰涉江邸余車兮方林邸一作低]步騎羅[古音離]些[王逸曰徒行爲步乘馬曰騎]蘭薄戶樹瓊木籬些[五臣曰木叢生曰薄言夾戶種叢蘭又栽木爲藩籬以自蔽]魂兮歸來何遠爲[古音叟]些[其昶案以上妾媵游觀之樂]室家遂宗[其昶案廣雅宗聚也]食多方些稻粢[子夷反]穱[音捉]麥[王逸曰粢稷也洪興祖曰穱稻處種麥也]挐[女居反]黃粱些[王逸曰挐糅也洪興祖曰本草黃粱出蜀漢商浙閒亦種之香美逾

於諸粢號爲竹根黃大苦鹹酸辛甘行古音杭些其祁案周禮注行猶用也肥牛
之腱音建五臣曰腱筋肉臑音儒若芳些洪興祖曰說文臑爛也王夫之曰若芳猶言而芳
和酸若苦王夫之曰若苦猶言與苦陳吳羹古音郎些洪興祖曰淮南云窮荊吳甘酸
之變注云二國善醎酸之和胹音而鼈炮蒲交反羔洪興祖曰炮合毛炙物朱子曰胹煮也
有柘音蔗漿些王夫之曰柘與蔗通鵠酸臇子兗反鳧王逸曰以酸酢烹鵠爲羹洪興
祖曰鵠鴻鵠臇臛少汁也鳧野鴨也煎鴻鶬音倉些洪興祖曰鶬麋鴰也露雞臛音霍蠵
音攜王逸曰露雞露棲之雞蠵大龜之屬洪興祖曰臛字書作臛肉羹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
曰厲烈也爽敗也洪興祖曰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粔音巨籹音女蜜餌有餦音張餭音皇
些王逸曰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洪興祖曰方言餌謂之糕餳謂之餦餭瑤漿
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王夫之曰皆言酒也瑤其色蜜其味也勺與酌通羽觴翠羽飾

爵也挫糟凍飲五臣曰糟酒滓也李善曰凍冷也王夫之曰挫壓也壓去其糟爲清酒酎音紂清涼些王逸曰酎醕酒也洪興祖曰月令孟夏天子飲酎注云春酒至此始成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酌酒斗也言華酌陳列復有瓊漿恣意所用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夫之曰以酒將敬醉而無妨也其祀索以上飲饌之盛肴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徧設也女樂羅些敶鐘按鼓五臣曰按猶擊也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陽荷些文選注曰荷當作阿涉江采菱陽阿皆楚歌名洪興祖曰淮南云歌采菱發陽阿美人既醉朱顏酡音馱些王逸曰酡著也面著赤色娭光眇視目曾同層波些王夫之曰娭光流目送光眇視微眄也曾波目若含水波紋重疊之狀被文服纖王逸曰文謂綺繡纖謂羅縠麗而不奇些孫志祖曰雖華麗不奇衺也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王逸曰儀容齊一起鄭舞些王逸曰鄭國之舞也衽若交竿

撫案下戶古音些王逸曰舞者衣袵掉搖回轉相鉤狀若交竹竿以手抑案而徐來下也竽瑟狂會搷音田鳴鼓些王夫之曰狂會競奏也搷與塡通鼓聲宮庭震驚發激楚些李善曰激楚歌曲也吳歈音俞蔡謳奏大呂些王逸曰歈謳皆歌也大呂六律名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吳汝綸曰劉勰辨騷摘士女雜坐等句以爲屈原異乎經典之據則因不謂此篇爲宋玉作矣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蔣驥曰放散組帶也班坐列也鄭衛妖玩來雜陳古音田些朱子曰妖玩妖好可玩之物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王夫之曰結曲尾也曲終而奏激楚獨秀於先作之樂也此言歌舞之美崑音昆蔽象棊王逸曰崑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洪興祖曰方言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棊其昶案崑借爲琨有六簙音博些王逸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簙分曹並進王逸曰曹偶·遒相迫些五臣曰遒急也言務以求勝成梟堅堯反而牟

王逸曰倍勝爲牟洪興祖曰淮南云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王夫之曰梟博采呼五白些王逸曰五白簙齒也洪興祖曰列子云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說者曰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明瓊齒五白也晉制犀比王逸曰言晉國工作簙棊箸比集犀角以爲雕飾費白日些洪興祖曰費耗也王夫之曰費白日猶言消日鏗鐘搖簴王逸曰鏗撞也王夫之曰鐘聲震搖簴爲之動考工記所謂若自其簴鳴也揳音甲梓瑟些五臣曰以梓木爲瑟洪興祖曰揳櫟也娛酒不廢朱子曰不廢猶言不已也沈日夜古音豫些朱子曰沈沈湎也蘭膏明燭華鐙錯些洪興祖曰說文鐙錠也徐鉉云錠中置燭故謂之鐙朱子曰華謂刻飾華好錯置也結撰至思蘭芳假古音故些王夫之曰藻思中發若蘭蕙之芳相假借也人有所極同心賦些王夫之曰人各盡其思之所至相競美謂酒闌作賦以紀勝會也酎飲盡歡樂先故些五臣曰樂君先祖及故舊魂兮歸來反故居去聲些其祀案以上歌舞賽戲之

樂自像設君室至此躬極珍靡皆欲其安先王之魂則嗣君之當復仇而未忍溺於宴樂意自可見其辭雖麗其旨則哀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王逸曰獻進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王逸曰貫出也洪興祖曰前漢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王夫之曰長薄山林互望皆叢薄也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畦猶區也王夫之曰沼小水如池瀛大水如海博遠也其視案管子謂水之性躍則倚倚注云倚排也謂前後相推排也懷王死於頃襄三年屈子遷放亦在其時此云遙望者謂在貶所遙望雲夢但見懸火烝天知其為獵也青驪結駟兮齊千乘平聲王逸曰純黑為驪結連也四馬為駟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洪興祖曰說文烝火氣上行也楊慎曰懸火即周禮之墳燭蓋焚林而田所持以起火者蔣驥曰玄天色步及驟處兮誘騁先王逸曰誘導也朱子曰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也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

音旋王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其䄍案馳止順通言進退自如也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洪興祖曰爾雅楚有雲夢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其䄍案與王趨夢射獵而課第羣臣功績之先後此想望之辭非事實也因其好畋而進以講武習戎之事楚人以弋說襄王同此旨也惜乎襄王終不能用故莊辛譏其馳騁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此屈子之所以死也

君王親發兮憚青兕王逸曰發射憚驚也洪興祖曰爾雅兕似牛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王逸曰朱明日也承續也淹久也其䄍案日月迅邁蓋警其忘仇耳

皋蘭被徑兮斯路漸側銜反王逸曰皋澤也漸沒也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古音方愔反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其䄍案自楚望秦也

魂兮歸來哀江南古音尋戚學標曰南从羊聲羊讀若飪其䄍案南音乃林反見經典釋文哀江南者懷王西入秦終不反所望其歸來者魂耳故足哀也此文以掌夢發

端以翻夢作結以崇極孝養
振武刷恥爲其微旨之所寄

屈賦微卷下終

門人合肥李國松校刊